

司馬遷年譜

中國史學叢書

何炳松主編

鄭鶴聲編

司馬遷年譜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
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
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
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
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
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
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
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
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
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

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
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國難後第一版

(二九〇六)

中國史學叢書 司馬遷年譜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陸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 鄭鶴聲

主編者 何炳松

發行人 王雲五
 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 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 上海及各埠

小序

占中國學術上極重要之位置如漢司馬遷，後人讀其書者衆矣，然未嘗有能詳知其爲人，而爲之年譜者。有之，自海寧王國維氏太史公繫年考略（刊廣倉學窘叢書中）始。嗣後武進張惟驥因糾繫年考之謬，再爲太史公疑年考（戊辰年三月小雙寂庵刊），然寥寥千百字而已。民國癸亥，關西張鵬一輯漢司馬太史公集（關隴叢書內），謂史公生平大著史記之外，尚有鉅製名編，流傳當時，故藝文志載子長賦八篇，隋經籍志有萬歲曆一卷，文集一卷，唐志云二卷，後皆軼亡，僅輯得賦一篇，書二篇，論三則，編爲一卷，附以本傳事實。別爲年譜，縷列生平，俾子長身世出處，修史歲月，與當時時政，有所參考。（漢司馬太史公集序）其集余得見之，年譜則未得親觀云。

據王氏太史公繫年考略：以元封三年太史公年三十八爲太史令。應生孝景帝中五年丙申，據張氏太史公疑年考：以太史公自序元封元年年二十仕爲郎中推之，則元封三年年

二十二爲太史令，實生於武帝元光六年壬子。王氏以太史公卒年絕不可考，約卒武帝末昭帝初，爲六十歲左右，其受腐刑，則在天漢三年，年四十八。張氏則謂實卒於武帝後元元年，年四十二，其受腐刑亦在天漢三年，年三十二。此兩書不同之大較也。

考宋宣和間，尹陽修太史公祠記謂尋遺訪古，得太史公遺像於少梁之南，芝川之西，然不言其狀貌。清康熙間，翟世琪重修太史公廟記謂太史公像，墨刻無鬚，而今廟像有大鬚，計子長未宮之前，纔二十七歲，雖有鬚不宜侈，或有錯誤。然天下塑像，僅見於此，未敢議更，亦當考據妥確，另建一像。（俱韓城縣志卷十一藝文）則史公像原有老少兩種，六十與四十二之是非，亦爲不能驟決之問題。惟翟氏以史公未宮前纔二十七歲，而華山道士有子長生甲寅之說，甲寅爲武帝元朔二年，至天漢三年爲二十八。然其說不足憑，翟氏已自言之。以史事考之，當以年六十左右說爲較可信矣。

本書以王氏繫年考略爲藍本，而旁稽他籍，爲之佐證。王氏治學，考覈尤精，其大體無誤，與余所見雖稍有出入之處，亦爲辨證。非別有正確之發現，不敢立異，徒滋紛擾。張氏惟驥謂

於學問一事，素不與人持同異，考據之學，更不容有兩歧。祇以王氏所考太史公行年，頗有舛誤，故復考之，成此疑年一篇，非相左欲相成也。然就余所見，張氏考釋，頗多奪理，反不若王氏以客觀態度，能以科學方法爲之辨證。故於張氏之說，皆所不取。

考據一人之事蹟掌故，得之於當時人或當地人者，最爲可據。司馬遷作史，卽多用此法。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等，皆爲本書第一等史料，採擷甚多。王氏似未甚注意。又司馬遷爲漢左馮翊夏陽人，卽今陝西韓城縣，則於韓城縣志同州府志等書，其所採搜，於史公爲本地文獻，較爲詳備，并可信也。王氏亦未遑檢閱。惟地方志記載頗繁，且有附會，則擇其雅正者錄之。

十八年四月自識於首都

昔余初撰司馬年譜時，未得親觀張鵬一君司馬太史公年譜，今夏始得見之。全書僅三十有一頁，甚爲簡略。其體例以行格紀事，上格標「紀年時事」，下格標「太史公事蹟」。始景帝中五年，終昭帝始元元年，至六十歲止。自謂：「此稿甫成，旋得海寧王君國維所編太史公繫年考略與拙著間有異同，仍付手民，識者正焉。」（太史公年譜序言附識）則其撰此譜時，亦未得見王譜。余見張譜，全書已排竣，且亦無甚可參考者，故不重改。爰附數語，以誌同感云爾。

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補識

司馬遷年譜

晉書宣帝紀：「司馬氏，其先出帝高陽之子重黎，爲夏官祝融，歷唐虞夏商周，世序其職。及周，以夏官爲司馬。其後程伯休父，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，錫以官族，因而爲氏。」（晉書卷一）元和姓纂：「司馬，重黎之後，唐虞夏商，代掌天地。周宣王時，裔孫程伯休父爲司馬，克平徐方，錫以官族。在趙者曰凱，以傳劍論知名，崩賸其後也。在秦者司馬錯，孫靳，靳孫昌，生無憚，無憚生喜，喜生談，太史公，生遷，漢中書令。」（元和姓纂卷二）據祕笈新書改：「新纂姓氏箋釋：『司馬，河內郡，支出程氏。周程伯休父爲周司馬，以官爲氏。』（姓氏箋釋卷七）案鄭樵作氏族略，論得姓受氏者三十二類，或以國爲氏，或以邑爲氏，或以官爲氏，或以族爲氏，或以國爵爲氏，或以族系爲氏，雖類別繁複，而源流井然。以官爲氏者，太史太師司馬司空之類是也，雲氏庾氏籍氏錢氏之類亦是也。」（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）然司馬氏之族，本出於程，至周宣王時而後定。據司馬遷自序，則謂出自程伯休父，惟鄭樵謂晉有司馬卨，司馬彌牟，

司馬寅，齊有司馬竈，楚有司馬子魚，司馬督，宋有司馬彊，陳有司馬桓子，是皆以司馬爲氏，不獨程伯休父也。（通志卷二十八氏族略四）

司馬氏淵源，至爲深遠，司馬遷自序云：「昔在顓頊，命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。（案北正，漢書司馬遷傳作火正。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張晏曰，南方陽也，水火配也，水爲陰，故命南方正重，司天，火正黎兼地職。臣瓚以爲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，然司地者宜曰北正，作火正非也。案國語黎爲火正，以淳耀敦大，光照四海。又幽通賦云，黎淳耀於高辛，則火正爲是也。周壽昌漢書注校補云，史記作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。揚子法言重黎篇同作火正，無北字。司馬彪序云，南正黎後世爲司馬。壽昌案史記黎當爲北正，據漢書黎當爲火正，皆不云南正。後漢張衡傳應問篇則重黎之爲也。章懷注引國語，乃命南正重，司天以屬神，命火正黎，司地以屬人。知稱黎爲南正，乃彪之誤也。）唐虞之際，紹重黎之後，使復典之，至於夏商，故重黎氏世序天地。其在周，程伯休甫其後也。（史記集解引應劭曰，封爲程國，伯休甫字也。索隱云重，司天而黎，司地，是代序天地也。據左氏，重是少昊之子，黎乃顓頊之胤，二氏二正，所

出各別。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爲一，故總云在周。程伯休甫其後，非也。案彪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、黎之後，是也。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，凡言地卽舉天，稱黎則兼重，自是相對之文。其實二官亦通職，然休甫則黎之後也，亦是。太史公欲以史爲己任，故言先代天官，所以兼稱重耳。當周宣王時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。（史記正義引司馬彪序云，南正黎後，世爲司馬氏。）司馬氏世典周史。（史記索隱）司馬夏官卿，不掌國史，自是先代兼爲史。衛宏云司馬氏，周史佚之後，恐或有所據。漢書注校補云，壽昌案宏說不確，司馬自敍極詳，豈得獨爲此說。案其說是也。當以自序爲據。惠襄之間，司馬氏去周適晉。（史記集解引張晏曰，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難，故司馬氏奔晉。）晉中軍隨會奔秦。（漢書司馬遷傳作奔魏，史記索隱左氏隨會自晉奔秦，後乃奔魏，自魏還晉，故漢書云會奔秦、魏也。）而司馬氏入少梁。（史記集解）少梁，故梁國也。秦滅之，改名少梁，後改名夏陽也。又正義云少梁，古梁國也，在同州韓城縣南十二里，是時屬晉。嘉慶韓城縣志。少梁在芝川北，今有東少梁、西少梁二邨。自司馬氏去周適晉，分散或在衛，或在趙。（史記索隱）引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。或在秦，其在衛。

者相中山。（史記集解引徐廣曰，名喜也。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張晏曰，司馬喜爲中山相。史記自序考證引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。）在趙者以傳劍論顯。（史記集解服虔曰，世善傳劍也。晉灼曰，史記吳起贊曰，非信仁廉勇，不能傳劍，論兵書也。史記自序考證，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劍，與晉灼所引互異，必有一誤。）蒯瞶其後也。（史記正義引如淳云，刺客傳之蒯瞶也。）在秦者名錯，與張儀爭論，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。（漢書司馬遷傳注引應劭曰，秦惠王欲伐蜀，張儀曰，不如伐韓。司馬錯以當先伐蜀，惠王從之，起兵伐蜀，取之。）遂拔，因而守之。（史記集解引蘇林曰，郡守也。）孫靳。（漢書司馬遷傳作靳。史記集解引徐廣曰，靳一作靳。）事武安君白起，而少梁更名曰夏陽。（漢書地理志夏陽故少梁，秦惠王二十一年，更名。）靳與武安君（史記集解引文穎曰，趙孝成時）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。（史記索隱引李奇曰，地名，在咸陽西十里。三秦記其地後改名爲里李也。）葬於華池。（史記集解引晉灼曰，地名，在鄂縣。索隱云，晉灼非也，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。正義引括地志云，華池，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。）靳孫昌，昌爲秦主鐵官，當始皇

之時，蒯瞶玄孫印爲武信君將。（史記索隱云按晉譙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，蒯瞶生昭預，昭預生憲，憲生印也。史記集解引徐廣曰，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。漢書司馬遷傳注師古曰，武信君卽武臣也，未爲趙王之前，號武信君，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印，是知爲武臣之將也。劉敞漢書刊誤云，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，則武信君非武臣也，項梁亦號爲武信君，然皆非始皇時。）而狗朝歌，諸侯之相王，王印於殷。（史記索隱引漢書云，項羽封印爲殷王。）漢之伐楚，印歸漢，以其地爲河內郡。（晉書宣帝紀，楚漢間，司馬印爲趙將，與諸侯伐秦，秦亡，立爲殷王，都河內。漢以其地爲郡，子孫遂家焉。自印八世生征西將軍鈞，字叔平，鈞生豫章太守量，字公度，量生潁州太守儁，字元異，儁生京兆尹防，防生懿，卽晉宣帝也。）呂生無澤（史記索隱漢書作毋擇，並音亦。）無澤爲漢市長。無澤生喜，喜爲五大夫，卒，皆葬高門。（史記集解引蘇林曰，長安北門也。增曰，長安城無高門。索隱云，蘇說非也。案遷碑，高門在夏陽西北，去華池三里。正義引括地志云，高門俗名馬門原，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。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家，在高門原上也。）喜生談，談爲太史公。太史公

學天官於唐都，（史記正義引天官書云，星則唐都也。漢書司馬遷傳注，師古曰，卽律曆志所云，方士唐都者。案都以方士而擅天文者也。）受易於楊何，（史記集解引徐廣曰，菑川人。漢書司馬遷傳注，師古曰，何字叔元，菑川人，見儒林傳。）習道論於黃子。（史記集解引徐廣曰，儒林傳曰，黃生好黃老之術。漢書司馬遷傳注，師古曰，景帝時人也。儒林傳謂之黃生，與韓固爭論於上前，謂湯武非受命，乃殺也。）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，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倖，乃論六家之要指。（辭另詳）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治民，有子曰遷。（史記太史公自序）司馬遷自序，始於系出重黎，終於身爲太史，固已詳矣。茲立其世系表，以資省覽。

附表一 司馬氏世系表

〔顯頊〕〔司馬氏遠祖〕

重南正

〔唐虞〕〔夏商〕〔周〕〔晉〕

黎北正……………程伯休父：司馬氏……

〔衛〕

喜相中山

〔趙〕

凱傳劍論顯

〔秦〕

錯守蜀郡

〔漢〕

無澤

〔漢〕印殷王鈞征西將軍量豫章太守

雋穎州太守防京兆尹懿晉宣帝

蒯賁昭預憲

錯守蜀郡——口——靳事白——口——昌秦鐵官

〔漢〕漢市長喜五大夫談太史公遷中書令

司馬遷字子長，〔子長之字〕，史記自序與漢書本傳皆不載，劉知幾史通雜說篇譏敘傳不書其字，爲墨生之大忘；班固仍其本傳，爲韓子之守株。固爲遷傳，其初宜云遷字子長，馮翊夏陽人。世遂謂子長字不知所出。案揚子法言寡見篇或問司馬子長有言，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，又君子篇多愛不忍，子長也，仲尼多愛，愛義也，子長多愛，愛奇也。子長二字之見於前漢人著述者始此。至後漢荀悅漢紀有司馬子長遭李陵之禍句。後漢書張衡傳問篇，子長喋

之論衡尤屢見不勝述，如超奇變動須頌案書諸篇，皆稱司馬子長，或單稱子長。文選西征賦李善注云，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。報任卿書呂問注云，漢書云字子長，今本史記及漢書實無此語，或古有之，今本脫去也。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云，子長之字，兩漢人已多道之，正不必以不見史漢爲疑矣。漢左馮翊夏陽人也。夏陽自隋後改曰韓城，韓城 隋置，太平寰宇記，隋文帝置，以古韓城爲名。今屬陝西關內道，卽周韓侯地，與梁伯國爲界。詩經溥彼韓城，括地志云，韓城古韓國也。春秋時，謂之韓原，博物志 夏陽西南有韓原，韓武子采邑。元和郡縣志 春秋 秦晉戰於韓原，卽此地也。魏爲少梁，史記 魏世家 文侯六年城少梁。秦更名夏陽，置邑。史記 秦本紀，惠文君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陽。漢屬左馮翊，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夏陽縣是也。自司馬氏去周適少梁，始爲秦人。至遷之生，殆四百七十有五年。太史公繫年考略：案自序司馬氏入少梁，在晉隨會奔秦之歲，卽魯文公七年，周襄王之三十二年。越二百九十一年，至秦惠王八年，而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，十一年改少梁曰夏陽。自司馬氏入少梁，迄史公之生，凡四百七十五年。當西元前六二〇至一四六年也。遷之生，則民國

紀元前二〇五六年云。茲考其生平事蹟，爲司馬遷年譜。

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（西元前一四五）一歲。

（一）司馬遷生時 遷生年說頗歧，史記索隱與正義所云，已不相同，據索隱則當生於孝武建元六年（西元前一三五），據正義則實生於孝景中元五年（西元前一四五），相距十歲，王國維梁啓超等俱以正義爲據。今從之。王國維謂：「案自序索隱，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（原注此下奪遷字）年二十八，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。（今本博物志無此文，當在逸篇中。又茂先此條，當本先漢記錄，非魏晉人語。）案三年者，武帝之元封三年。荀元封三年，史公年二十八，則當生於建元六年。然張守節正義於自序太史令五年，而當太初元年下云，案遷年四十二歲，與索隱所引博物志差十歲。正義所云，亦當本博物志，疑今本索隱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，張守節所見本作年三十八。三訛爲二，乃事之常；三訛爲四，則於理爲遠。以此觀之，則史公生年，當爲孝景中元五年，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。」（太史公繫年考略）梁啓超亦謂：「遷生卒年不見於太史公自序及漢書司馬」。

遷傳，惟據自序云爲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，張守節正義云案遷年四十二，以此推算，則知遷生於景帝中五年。」（史記解題）案王梁說是也。近人張惟驤欲反其說，以爲遷生於武帝元光六年（西元前一二九）華山道士又謂遷生於武帝元朔二年（西元前一二七）俱不足爲考據之資，其說不經，非所取信。（全文詳後）

（二）司馬遷生地 遷生地亦有歧說，據自序「遷生龍門」，（史記太史公自序）史記集解引徐廣曰，龍門在馮翊夏陽縣。駟案蘇林曰，禹所鑿龍門也。又正義引括地志云，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，其山更黃河，夏禹所鑿者也。龍門山在夏陽縣，遷卽夏陽縣人也。（太史公自序注）師古曰：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，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，而河從其中下流。（漢書本傳注）因此之故，遷之生地，嘗爲龍門韓城兩縣人所爭，俱有祠廟題詠以爲其地增光。龍門縣卽今河津縣，在山西省境內，西與陝西韓城，隔岸相對，而龍門山則跨其兩岸。其爭論之烈，著於志乘。以遷爲晉人者，如黃鶴齡云：「余自束髮受書，讀禹貢導河積石，至於龍門，神往者久之。繼覽太史公史記，文中子中說，薛文清公讀書」